

被愛：卡佛《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》



讀書關鍵詞
米哈

美國作家卡佛 (Raymond Carver) 是極簡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我喜愛的短篇小說作家之一。簡潔，是卡佛小說的簽名，正如他的啟蒙老師嘉德納 (John Gardner) 所說「十五個字可以講清楚的就不會用二十個字」。後來，卡佛的編輯李許 (Gordon Lish) 又說，卡佛「能三個字講清楚的就連十五個字都不必」。

卡佛小說的極簡之美，當然不單單在於字數，而在於他文字的精準、鋒利，他往往可以從容不迫地將深刻糾結的主題寫成乾乾淨淨的故事，就像他寫給村上春樹的一首詩《擲打》裏寫道：「我們談起痛苦與屈辱／你一再察覺／它們在我的小說裏出現，以及那些純屬機會／的元素，所有的這些／怎麼會變成書的暢銷數字」，卡佛就這樣（跟村上春樹一樣）將人生的一個又一個的

痛，寫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暢銷小說，其中一篇談到愛情，正是大名鼎鼎的《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》。

《當》的故事結構簡單，敘事者「我」和妻子勞拉，與朋友梅爾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特芮飯前聚會，「圍坐在梅爾兩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」，「杜松子酒和奎寧水被不停地傳來傳去，不知怎麼的，就談到愛情這個話題上來了」。他們四人喝到半醉，談到愛情，卻是談到彼此的分歧。

特芮率先提起她的前度，「說在梅爾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個男人非常愛她，愛到想殺死她」，而這裏的「殺死」不是比喻，而是真正的傷害，是真正的暴力。這惹來了特芮丈夫梅爾的不快：

「我的天哪，別犯傻了。那不是愛，你知道這個。」梅爾說，「我不知道你該叫它什麼，但你絕對不能把它叫作愛情。」

「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我認為那就是愛情。」特芮說。

梅爾激烈地提出反對，卻得不到特芮的認同，而有趣的是，特芮也沒有要梅爾認同他對愛情的定義，她只想梅爾明白愛情的多樣性，她說：「這是我對你的唯一請求。他愛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樣。這不是我要說的。但他愛我，你能同意這一點，是嗎？」作為現任丈夫的梅爾，能夠「同意這一點」嗎？他不置可否，卻說起了另一件事，而這樣貌似無關的突然轉折是卡佛的拿手好戲。

梅爾是一名心臟科醫生，他說到一件在急症室遇到的事。話說，有一對七十多歲的夫妻因為嚴重車禍意外而送院，命懸一線，「遍體鱗傷，多處骨折，內傷，大出血，挫傷，撕裂傷。」梅爾好不容易救活了他們，而梅爾發現，當丈夫醒過來的時候，「即使在得知他妻子會活下來後，他的情緒仍舊很低落」，為什麼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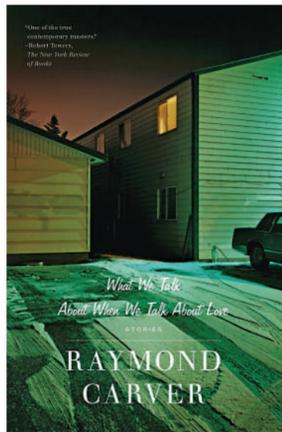
原來，「不是這場事故讓他傷心，而是因為他從眼洞裏看不見她，他說那才是他悲傷的原因」，梅爾進一步解釋就：「我告訴你們，這個男人的心碎

了，因為他不能轉動他那該死的頭來看他那該死的老婆。」這裏的「該死」是粗鄙的助語詞，而不是說這對夫妻真的該死，同時，這也反映了溫文爾雅的醫生梅爾真的喝醉了。

所以，當他們談論愛情時，他們在談論什麼？他們在討論「被愛」。特芮遇上了「愛到想殺死她」的暴力男，而感受到「被愛」（當然，家暴是絕對的錯，無論肢體上的，還是言語上的）；車禍後活過來的老先生之所以沮喪，在於他無法讓老太太感受到「被愛」的支持。這讓人想起刻在卡佛墓碑上的詩，出自他自己手筆，題為《晚期斷章》：

你是否得到
你人生所期望的？
我得到了。
你想得到什麼？
稱自己為摯愛，感受到我自己
被世上所愛。

當我們談論愛情時，我們往往談論的是「自己」，是自己如何得到「被愛」的感覺（而非如何愛人），而如果



卡佛短篇小說集《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》。資料圖片

《當》這個短篇還有什麼更多的教育意義的話，大概就是：情侶之間，務必要在酒醉時談論愛情。

話說回來，卡佛酗酒多年，直至四十歲時，他終於覺悟酒精帶來的各種行為健康的問題。為了多活幾年，他決定戒酒。他成功了，真的多活了幾年，只是忘了同時要戒煙，終於因肺癌而於五十之齡早逝。死前，卡佛急忙與伴侶補辦了一場婚禮，願當時的他有濃濃地感受到他想談論的愛。

建立香港美術學院

香港視覺藝術界卧虎藏龍，雕塑、陶藝、國畫、水墨、油畫、水彩等不同類型的視覺藝術人才雲集香港。不過，香港目前缺乏的是兩個體系：一是積極進取的視覺藝術教育政策，二是視藝發展的政策和平台。對於前者，可以在中小學全面引進有系統和深度的視藝教育，讓香港青少年吸收更多美術視藝的知識。

視藝藝術應用非常廣泛，比如開餐館或經營場所，也需要運用視覺藝術來豐富其內涵。近年來，韓國、泰國、日本等亞洲地區在食品包裝、政府稅務表格、政府宣傳廣告等平面視覺藝術設計水平都有大力提升。推動視覺藝術發展，並非產業化，而是要建立軟實力。因為視覺藝術軟實力提高，產業化自然會發生。因此首要是在中小學引進設計、更深入的視覺藝術教育，引導香港各路視覺藝術高手進入校園教學。從普及形式以至師徒制的深度教育，都應該在香港學校實施。對於低收入人士，也應加強他們的藝術基礎教育。

至於設置視藝發展的政策，我認為包括三個方面：第一是為美術館博物館立法，讓市民有機會申請興建博物館和藝術館；政府應該在土地用途上指明各

類大型商場設立藝術館和博物館，像東京、紐約、倫敦一樣；增加香港博物館美術館的多元性和面積，以及舉辦具深度的藝術項目。有了這些硬件，才能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力。

另一方面是培養藝術家，離不開建立一個國家級的本地美術學院，像中央美術學院、廣州美術學院、中國美術學院，這樣有助與內地的視藝教育銜接。內地的視藝教育產生了很多世界級的視藝人才，故此香港和內地的美術體系擁有巨大的合作和人才培訓空間。這樣做可以吸引更多人才到大灣區發展。同時，香港也應考慮和台灣的美術教育發展更緊密關係。台灣美術教育和內地一樣，具有深度，台灣視藝的軟實力很強。港台的視藝藝術可有更多的銜接，例如支持更多香港年輕人到台灣進修以及修讀視藝有關的課程。這可促進港台建立有深度的合作關係。

以往特區政府的文化政策多以西方藝術為先，不甚重視香港人才，帶來了很多不利發展的因素。但只要這些因素調節好，相信香港未來的視藝發展是一片光明。若視藝發展得好，亦會為其他相關的各種產業帶來更多好處。

廉政公署的誕生

朋友知道香港有廉政公署，我問他是否知道廉政公署的來歷，他表示出極大的興趣。「導火線，源於一個大貪官」，我說。剛剛參觀了舊監獄「大館」裏面的舊法院，可以賣關子給他講講故事。

事情得從一九七三年一樁英國高級官員的貪污案說起。在那之前，香港經歷過貪污、黃、賭、毒嚴重肆虐的年代。比如病人要給救護人員「茶錢」或「打賞」，申請入學和輪候公屋要賄賂官員，等等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時任總警司的英國人葛柏，被視為模範警官，立過大功，屢獲嘉獎，紅極一時，直到被發現擁有四百多萬港元的財富。一九七三年六月，葛柏被禁止離境，並被要求在一周之內解釋財務狀況。事發後，他以身體狀況惡化和妻子病情不佳為由，突然申請提前退休，之後利用自己的警察證件，避過機場的保安，經新加坡轉轉，潛逃至英國的薩塞克斯。

事件一觸即發，犯罪加潛逃，葛柏案成為中央裁判司署最矚目的案件，引起巨大民憤，民間由此發起「反貪污、捉葛柏」運動，促請港府盡快捉拿葛柏，要求正視香港長久的貪腐問題。

由此，促成香港廉政公署 (ICAC) 於一九七四年二月成立，以調查起訴及防止貪污為使命。廉署成立後的第一任務就是緝拿葛柏歸案。經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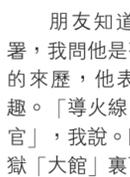
深入調查，發現葛柏曾收受華籍警司鄭漢權二萬五千港元的賄款，條件是安排對方出任灣仔區警司，這記錄在葛柏的筆記簿裏，是案件的重要證據。

跨國界的司法案件，追捕橫跨兩大洲，引渡程序繁複而漫長。一九七四年四月，潛逃十個月後，葛柏在英國薩塞克斯的小屋被英國警方逮捕，一九七五年一月被香港廉政公署的人押回香港。抵達啟德機場後，葛柏隨即被直升飛機押送至添馬艦，之後用車輛押往中區警署。警署守衛森嚴，四周布滿路障，嚴陣以待。據悉，在葛柏的航班降落前，中央裁判司署收到炸彈威脅，一度需要暫時疏散，可見事態的嚴峻程度。儘管如此，卻仍然如期提訊，葛柏被控以收受賄款。二月在位於金鐘的維多利亞地方法院，葛柏被判處入獄四年。

葛柏案是香港打擊貪腐的里程碑，隨着越來越嚴格的審查，許多警察走上街頭，表達他們的不滿。於是，時任港督的麥理浩爵士宣布，特赦一九七七年之前受調查的警務人員。

葛柏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獲提早出獄，為逃避追討那四百多萬港元的貪污款，全家移居西班牙，從此隱姓埋名銷聲匿跡，追討貪污款的事亦成為懸案。

舊法院不大，卻資料豐富，一待就是幾個小時，時間過得飛快。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上環老香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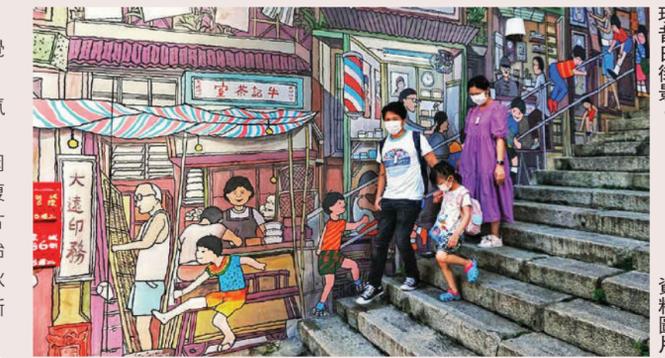
君子玉言
小杏

離離暑雲散，嫋嫋涼風起。才覺立秋，倏然處暑。秋天的第二個節氣已經到來。城市與山野因氣溫差異，草木復甦凋落有先後。古詩云「人間四月芳菲盡，山寺桃花始盛開」，以寓春天到來的次第。在秋天，這個次序是相反的，山野綠意漸空，秋葉日濃；而都市則暑熱未散，夏意流連。今年香港的夏天格外悶熱少雨，至今仍暑氣纏綿。

一般來說豐富多彩的日子容易讓人覺得時間快，單一的生活感覺漫長。眼下因為疫情腳步停滯，日子變得極其簡單，每天過得幾乎跟昨天前天一樣，但反而感覺時光快得無情。僅僅「因為疫情」這句話就已經說了一年半有餘，生活停滯了，時光根本不等人，照著走着自己的節奏。既然停留，那就停下來仔細端詳這個地方。

上周朋友開車帶着在九龍一帶走了一圈，終於可以大致提煉香港三區特色：港島城市年輪最老，商業味道濃，高樓林立，人員密集，是典型的水泥森林；九龍城市年輪較新，建築較為疏朗，樓宇與綠樹相間，城市與自然比例適當；新界則一派田園，大片田野山林，村屋只是點綴。如果同時享受陽光與海景，當屬港島南區和九龍。如果想山川大海藍天白雲兼得，新界西貢和大嶼山最宜。如果想感受老香港，港島上環為佳。

港島以太平山分南北兩部分。英治初期，北岸的維多利亞城官方分區為東、中、西三區（具體區劃不明），華人則俗稱其為「四環九約」。四環包括四個人口集中的旺盛市區：西環、上環、中環、下環（大致在今之灣仔至銅鑼灣一帶），統稱「環頭」，四環以外的地方稱為環尾（如港島東部及南部，今之鰂魚涌、香港仔、赤柱等地）。九約並非一個固定的概念，只是虛數，有多個版本，一度多達十一個約，堅尼地城、石塘咀、西營盤、太平山、寶靈頓、掃桿埔、黃泥涌、大坑、北角等。



上環城皇街百年石梯附近的壁畫，呈現昔日街景。資料圖片

上環介乎官方區劃的「西區」和「中區」之間。自開埠以來，上環一直是華人聚居的地方，英國人及其他外國人則住在中環。這可解釋為什麼中環一帶的街道名稱多為英文，上環街道多為中式命名，社區設施亦都使用粵音拼讀作為地名。比如中環 Central District、半山 Mid-Levels、金鐘 Admiralty 等，街巷名也多是音譯，遮打道 (CHATER RD)、砵典乍街 (POTTINGER ST)。上環則是「Sheung Wan」，還有梅芳街 (MUI FONG ST)、桂香街 (KWAI HEUNG ST)、紫薇街 (TSZ MI ALLEY)、甘雨街 (KOM U ST)，比起英語音譯街名，這些街名聽起來詩情畫意，讀起來芬芳滿頰，寫起來繽紛潤澤。

一八五〇年代開始，隨着廣東一帶遷到香港的華人帶來資金和營商經驗，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。蘇杭街和文咸西街因接近當時海邊的三角碼頭，而成為香港早期轉口貿易集中地。干諾道西為當時的食米批發中心，德輔道西一帶則是海味和鹹魚的集散地。

蘇杭街 (Jervois Street) 的中英文名大相徑庭，與前之所述上環街道命名方式不同。它本來是以港督文咸時代英軍駐港司令 William Jervois 命名，稱為乍畏街，由於沿街多數店舖銷售蘇州、杭州的布疋絲綢，布料商號近八十間，所以華人慣稱之為「蘇杭街」，沿用至今，以至於人們忘了它英式名稱 Jervois Street。

如今蘇杭街已不再賣絲綢布料，唐樓、洋樓、商業大廈集處其中，兩

旁商舖都是市井小店，小食雜貨、舊式米舖、西式花店等，還有正宗泰菜館、日式鐵板燒。德輔道西一帶仍飄着海味鹹魚的味道。

上環可能是老香港味道最濃的地方。行走在上環，常常讓人感覺時光回撥。它有灣仔的市井和古舊，卻不似灣仔的破舊雜亂，老得優雅老得有腔調，有點「舊時王謝」大戶人家的架式，堂前燕飛入尋常人家，那也是歷盡滄桑之後的沉靜與淡定；它有中環的現代，雖不似中環大牌雲集奢華光鮮，巷子深處內斂的小店卻個性鮮明，裝飾獨特；它有港味的中式風格，「古玩一條街」摩羅街的古董內行人一看並不「古」，但懷舊感是有的；文武廟廟中那棵一年四季盛開的人工桃樹山藥味十足，但香火是旺的；它有蘭桂坊式的西式酒吧咖啡吧，夜晚或周日的下午，荷李活道兩旁，常常可見各色膚髮的人們坐在開放式窗台閒聊……

老香港也有文青的一面。這裏有我所見到香港最文藝的地方，街道兩旁牆面的塗鴉，成了古樸當中靈動的韻味，色彩濃烈，題材多樣，或幽默或哀愁，或搞怪或工整，絕對是街拍好去處。有一位鬚髮俱白的老人，每周日在台階樹下寫對聯，旁立老人手書「歡迎拍照」。古樹綠蔭，楹聯映紅，鬚鬢蒼蒼——確實畫面感十足。

夜晚時分，上環格外安靜，尋一處老街老店，與好友一盅茶一席果暢敘漫飲，門外甘雨沐塵，薰風襲人。任四季恍然，時光流逝，小樓自成一處，亦是良辰美景。

微型香江



市井萬象



中新社

以「香港印象」為主題的二〇二一香港微型藝術展現正於濟南舉行，四十餘件微型藝術作品亮相，展現香港傳統街市、地標建築、特色美食及奧運風采等。展期至八月二十九日。